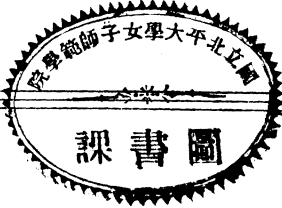


敬
隱
漁
著

瑪
麗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行發館書印務商海上



瑪

麗

敬
隱
漁
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25

目次

養真	一
瑪麗	二
嫫娜	四三
寶寶	七

目次

眞 養

養真

我倦臥了半天，纔撐起來，伸一個懶腰，揉揉眼睛。已是落日滿山，崗巒蒙上一層紫羅了。我的影子倒在坡下，怪偉大的；和我的身子比較，顯出我小得可笑又可憐。將歇的蟬聲越噪得刺耳。我受了這種暗示，陡覺渴得利害；因渴又感到餓乏。急忙跑下山徑，一身輕絕，不似在走，似在清氣中飛騰。

轉過杉樹峯，聽見水聲滂湃。懸崖上吊着雪白的瀑布，從峻峭的青苔石上蜿蜒滾下去，打在幾十丈下的一個碧潭中，濺起一片片的水花，恰像天鵝在沐羽。崖上的樹葉蔥蘢，遮了斜陽，只有一縷縷的金線從縫中射過來。我到此時此地，再也不想走了，却又不能

達到那渴慕的泉流：青石又陡又滑，向下一眺，令人寒慄。我呆在坐在一塊青石上，靜聽着噲咄幽揚的水聲。凝視着飛濺的瀑布，崖邊的紫羅蘭，和我面前倒掛着的野玫瑰。轉瞬之間，我被偉大的大自然融化去了。我暫且忘記了世間的一切。我與一切合而爲一了。我覺得恍惚有一隻纖嫩的手撫着我的頭髮，漸次撫到我的頸項，我看她好像是我的養真。我喜出望外，拉着她的手，驚問她如何到這里來的。她只向我呆呆地微笑。我見了她嘴角邊淺紅色的笑渦兒，便乘勢攬着她接了一個吻。她避我不及，使力一推；我頓時失足，箭一般的向萬丈的深淵墜落下去了。

我心頭一跳，忽然驚醒轉來。我面前吊着的野玫瑰還繼續在對我微笑；紫羅蘭香依舊在逐涼風送到我身邊。我狂飲着花的清香，好像還是在吻着少女的芳頰。

養真是我家一門遠親的女子。去年我到山中來養病的時候，我倆才初次見面。她那時只有十六歲。她雖然不是十分艷麗，但是她那細鼻的身材的曲線，泛常似憂似喜的容

貌，溫柔的聲音與幽靜的態度，若有情若無情地，令人要跪地倒拜，親她的脚背，求她一盼。我覺得她是冰心玉骨，沒有感情的；我覺得她不像是一個人。我嘆惜造物者造了這樣美的物質，爲何不賦與她一個更靈感的心兒。——她方才在鄉間的女子高小學校卒了業，她一天到晚，只一個人關在小書房裏，溫習功課。那小書房的一垛下臨草坪的綠窗，不知吸蓄了我多少悵惘的顧盼啊！我每晨起來，在那草坪中踱來踱去，望見那閉着的窗子，心頭便感到一種形容不出的焦急。等到她的窗子開了，看見她棹上的水仙花，聽見她吟哦的嬌嫩的聲音，我便身不自主地被吸引到她的書房裏去了。然而見了她却又沒有話說。陪她靜坐一兩點鐘，又惆悵地走出來，不辨方向，只在荒郊裏亂竄，直追餓乏了，才走回寓所。

有一次我遇着她一個人在草坪中遊玩，我急忙跑到她身邊，很親熱的稱呼她（我自己也覺得我的聲氣變成女性的了）。她却只從鼻子裏放出蜜蜂的聲音答應我。我對

她說：

——你爲什麼不理我呢？

——本得要理你，又怕你瘋瘋顛顛地說些無益的話，難得應酬。

——總該怪你的美麗惹得人不能不瘋顛哩。

她忙把臉兒轉了過去，似乎要藏她的怒容，只說道：——我們回去了罷！

第二天我在家中不會理她，她却也不和我賭氣，如沒有事一樣。到了第三天，我的忿怒的勇氣衰了，又感到寂寞的時間太長，一種不可違抗的魔力又把我捉到她的書房裏去了。她正憑着桌邊在注視一個玻璃瓶子。瓶內有一個蜘蛛。她瞧了我一下，好像沒有看見，依舊注視她的瓶子。我很想說她像一個小孩子，但又不敢說出口。我們倆如此靜對着不知過了幾久。後來畢竟是我搭趣着給她認了錯。她說我沒有什麼錯處，但是她不喜歡多說話，更不喜歡說抽象的話……

她經我一次賭氣，才寬放了一點。有一天，她竟至允許了我和她同上山去遊逛。我倆肩並肩地走到瀑布；她疲乏極了，我扶她坐在一塊青石上。遍谷的紫羅蘭在發香。我輕輕把一隻手腕放在她的肩兒上，她也不甚推却。我順手插一朵紫羅蘭，插在她的頭髮上。她皺起眉兒，低下頭兒的樣子實在令我難受。我不善觀氣色，又說道：

——你看，香而不艷的紫羅蘭，恰似你幽靜的美！

她立刻把我放在她肩兒上的手，輕輕取了下來，轉身向那邊去了。我的手上滴下了一顆眼淚。我彎了身，假裝又要摘一朵紫花，免得她笑我懦弱。她却伴爲不知，走了幾步又回身轉來喚我道：——回去了罷！

此後不久，她就到成都進女學校去了。她也很願意和我通信；可是都不過是些普通印版式的明信片……

我這沒志氣的男子爲什麼被一位並不美貌又不愛我的女子征服到這樣光景？

想到這里，只覺得懸崖下的碧潭正在勾引我，同時下意識作用，却使我退走了幾步。落日已掛在杉樹峯的樹叢邊上，好像一個紅玉的圓盤；灰色的幕紗漸漸織下懸崖來；回頭一瞰，不勝悚駭。

饑渴的火簇復在燒着我的身體。這種渺茫的回憶是不濟事的……走了一會，天上的垂雲好像小學生染污了的課本；籠罩滿山的灰暗而有韌性的暮靄被一顆閃閃的燈光點破。那燈光之下，有一座日字形的瓦房，已看不清楚了，我探到柴門邊，叩了兩下。一個白淨的十三四歲的女子給我開了，請我進去。當中是禮堂，代作餐室，桌上杯筷都擺齊了。中壁上掛着「天地君親師」的金字牌，側邊有兩幅對子。此外是粉白的石灰壁上掛着些大大小小的，異樣奇色的死鳥。女兒把我引到木凳上坐着，請我等一會兒，她去請爹爹出來。

我注視着死鳥，我想這定是一種奇怪的迷信。於是我心頭陡然不安起來……女兒

遞了一杯熱茶給我。我盥了一口茶，却把剛纔的印象都忘記了。隨後出來了一位五十歲來往的很矮的老人。我見了他的女兒的白淨，萬不料他的臉那麼黑哩。他很謙恭地請我坐下，問了來歷留我在他家裏過夜。他說話的聲音非常和藹，但是他又厚又大的嘴唇翻動起來，似不便利。我有多少話想問他，但見他動唇艱難，我也住了口。我逆料他總是遠處的富紳，受戰禍的影響，才避到這深山裏來的。果然，他也向我述到四川的兵災匪禍，歎歎連聲。他說這山中雖然清苦，總可免心驚膽戰。他聽說我是學生，便辭別進去，請他們的老師，胡先生出來陪我。

一位老女僕把酒菜捧上桌來。那幼女兒又走出來，悄悄地對我說：

——我們那胡先生有些神經病呀；他的話多；你不要信他啊……

她的長毛氈，如魚兒鼓浪一般，在她背上跳蕩了一兩下；她又跑進去了。

老人同一位曲背的中年以上的人一齊出來。那人頭上一條黑布巾包着一個很大

的頭，戴一副深光眼睛，又長又瘦的面孔，一口細長、灰黃的八字鬚。老人對我介紹道：

——這是我們的老師，胡先生；他的書看得多，地方也走得不少；K先生，你可以同他長談……

於是他請我們晚餐，分賓主坐下。他給我倆每人斟了一大盅酒。我只是推讓。雖是些山蔬野味，但因調以饑餓，比我從來所食，更覺得甘美。胡先生也是很謙恭的，和我寒暄了一會，並不多言。只一大盅一大盅地盪他的酒。我看他却沒有神經病哩。老人先吃完了飯，起身說：

——失陪，我到後邊林盤裏打鳥去。

他遂提了槍，開後門，出去了。

天上飛着一陣細雨。老人在那滑溜的小路上，一溜一點地，直向那烟雨朦朧的林邊走去。

我問胡先生：——爲什麼老主人這早晚還出去打鳥呢？

他聽我問到這裏，忽然引起精神，取下眼鏡，又自斟一大盅酒盞了，已有幾分醉意；拈了拈他那灰黃的八字鬚，凝神片刻，說：

——大凡非常的人，受了非常的激刺，才有非常的舉動，或者，非常的嗜好；尤以女人的激刺爲甚。歷代名人都是如此。孔子，因爲他的女人醜陋（不知他何所考據）所以他才愛彈琴著書，成就了一世美名。

太史公，因爲受了腐刑，感情無從發洩，才發奮作了一部悲慨譏刺的史記，繼後者莫能及。劉邕，因爲他的女人生痔瘡死了，所以他才愛吃瘡痂。

我忍不住笑，忙伸手捫着嘴兒，問道：

——但是這老主人……？

——你聽我說……我們老主人，X先生，從前是某縣的富紳，後來因川滇之戰，土匪

攆起，近處匪人要搶他家裏的地窖銀子，因把他們的房子燒了。那時，他的女人正在懷孕，逃避不及，遂燒死在內。他不得已，才搬到這山裏來，消受清貧；田地財產，他都不甚顧惜，但夢寐傷悼他的女人。後來漸漸染了這打鳥的嗜好，一則以消磨他無聊的歲月，一則以爲他報忿的象徵。幸而他還有這個嗜好，不然，怕不早就悶死了。他的心裏既破開了偌大個缺縫，不能不另尋一件事情去填滿牠……

我方要詳細地問下去，他又感嘆到四川的時局，有一搭沒一搭的話說不完。他說：如今的軍人政客沒有一個有政治眼光的，都是些殺人奪財的強盜……人民的知識又太淺陋，不能結合起來，抵抗他們。若是七千萬人，大衆一心，就是赤手空拳，也可以把那全省的一兩萬支槍兒，擠成粉碎……恨他從前不會習得武功；不然，哼！他早把那些罪魁一個個刺殺得乾乾淨淨……他又高談闊論了一會他的政治方略。他的議論時而精明，時而悲壯，真有大演說家的神氣。我聽得脊骨悚慄，把我的身事都忘記了。後來，他見我幼稚無

知，只連連點頭，不能答覆一句，他才把他的宏論停止了。他把葉煙吸燃，靜了一會，又問到我的家事。我心直口快地竟把養真和我的關係都詳細對他述了一遍。

他聽完了，放下長煙袋，冷笑道：

——小孩子！你自取煩惱。一個女人，祇要像貌可人，性情不甚惡劣，就夠了。我的腳跡遍天下，至今未曾遇見一個有智識、有感情的女人，尤以中國女人為甚。——他又舉了些例——……所以我至今抱獨身主義，平常讀書思想，自有我的樂趣，不必他求……

那女兒和老嫗站在門後，背着他，努嘴兒。

我正要反對他，他却絮絮不止：

——……我也教過女學生。她們讀書，都不長進；記憶力雖佳，却不能悟理……

我厲言道：

——但是，我認識的養真，她的學問却超過大多數的男子。她的數學分數在全校為

第一哩……

我順手自衣袋裏掏出一個皮包，自皮包裏取出一束紅紙裏着的功課和信扎，遞給胡先生參閱。

養真近來寄給我的信，和她從前的功課我都隨身帶着的——

我自今年暑假再來山中養病，一個人非常苦寂。養真長住在成都女校，她家中只有幾位老人。我的同學自然沒一個和我通信。我的書只帶來了一本 Descartes。Descartes 的數學式的哲學精密有力，能強服我，但不能使我悅服。他把人身看成了一個機械，我的直覺總不肯相信的。養真的信扎上雖然沒有 Descartes 的定理，但是神髓却舉肖他的人生觀。她的信上都是很簡短的幾句話，說她身體平安，學期試驗的分數有多少……：（我查得她的數學分數最多）……：因為我要求她寫一封長信，昨天果然得到了她一封很長的信：她很耐煩地給我抄了一張功課表，她的同學，同居的名字，詳述了學校的歷史，

……她竟忘記了她是有憂喜憎愛的本能的……我每次讀了她的信，不知笑的好，哭的好。我疑她受了 Descartes 的影響，立刻把這本書扯得粉碎。扯了過後，我又好悔，因為我記得她從不愛看甚麼哲學書的。

胡先生把這些稿件重看了幾遍，摺好了，還到我手上。他却揚眉得意，又拈了一會八字鬚。

——由此，更足以證明我的主張非誤。女人們因為過於會打算盤，滿腹的加減乘除，遂沒有容納感情的餘地。比方，以婚姻而論，她們只打算男子能否養她一生一世，而供給她肉體的快樂而已。普通女人固不足道；便是古來的名女，如李清照、謝道蘊等輩，雖能吟詩填詞，然而不過是閨中無事，作無聊的消遣罷了。她們並未經驗到人生的痛苦，又沒有堅忍的修養……總之，女人們都是沒有靈魂的……（他又自斟自飲了一盅酒）……上帝用黃土造了亞當……

我很驚訝他的學識的淵博。後來，才知道他自幼失了家庭的依靠，自己努力與生命奮鬥，遠遊過東西洋，又刻苦用功，學貫中外……曾任初辦北京大學的教授；只因他的議論奇怪，學生不服，才回到四川；不幸又遭戰禍，不忍同流合污，竟流落到山中來了……

——他說：

——上帝用黃土造了亞當的肉身，向他吹了一口氣，使成了他的靈魂。上帝把他安在地堂中，見憐他孤寂，乘他在樹蔭下睡熟的時候，慌忙之間，抽了他一條肋骨，造了夏娃，遂忘記了吹氣，所以，至今，世間女人只黏了一點男人的靈魂。後來，希臘有一位哲學大家，（這個名字他從前記得很熟，如今忘記了。）在某江邊聚衆講道，才初次宣佈這種發明。聽講的幾千女人，登時紛紛跳江，淹死盡了。政府因此不許他再講，恐怕他滅了希臘的人種。這許多女人自殺了以後，上帝始悔，才給她們賦了一個陰魂。這種陰魂是昏睡着的，須有堅忍的，長久的修養，才可以醒悟，而發生感情……所以，如今，我們應當提倡女人的靈魂

的修養……這修養的方法……

猛然，砰砰一聲，後門開了。老主人渾身泥淖，一溜一點地，走回來。他放下了槍，旋揩着臉上的汗，旋叫道：

——今晚運氣不好，外邊風大哩，只打了一隻小雀兒。K先生，胡先生，你們好高興，這早晚還不去安歇呀。你們看這小雀兒的羽毛紅得多好看：恰像個小人國的金雞。牠只在下雨的時候才飛來；今晚多着哩，多着哩；我只打到了一個！

我們大家看了一會，驚嘆了一會；老人叫他的女兒把雀兒收進去，他又嘮叨地述他的獵事。移時，那幼女兒出來，清秀的高聲說道：

——貓兒的眼睛細長了；你們請安了罷！

老嫗執一支紅蠟燭，把我引到廚房側的一個清潔的、小小的房間裏，白布的被毯，早晨鋪好了。我打發她去，自己睡了，但是思緒紛紜，許久，不能成寐。我把胡先生的論調和養

真的言行比較，有大半確能照合。但是，對於胡先生的考據學，我又有些懷疑。一會兒，我恍惚覺得我跪在養真足下。她一隻手懶懶地撫着我的頭髮，睜開她那黯黑的眼睛，一縫，站在那裡遐想。移時，她變成了一個骷髏，胸腔裏一顆心兒，好像一個小皮球，吊在中間，擺來擺去……又恍惚覺得我的額顛破開了一條縫，胡先生把他的瘦指頭，蘸些口水，伸到裏邊去摸弄……昏迷了……後來雞鳴聲把我驚醒了。不知是什麼時候有人來替我在頭上包了一根紅綢巾。我把牠取下來，放在枕頭上，自己到廚房裏去，舀冷水洗了臉，便去向胡先生和老主人告辭：因為我要乘早，看看山中的黎明。胡先生和老主人懇勸地留我吃早飯；我託言家裏有要事，他們才把我送出一大門，告別了，又吩咐幼女送我到大路上去。幼女兒把我送到三岔路口，給我指了去路，又叮嚀了以後常來，她才辭別去了，走了幾步，她又回身轉來叫我：

——K先生，昨夜風大哩，你覺得頭痛麼？

——謝謝你。我昨夜包了不知什麼人的綢巾，不覺得冷。

——平塌的人受不得山風。我怕你冷了，我替你包的……我們那胡先生，因為初來時受了山風，便得了神經病哩……

——謝謝你！

她瞧着我，微微地一笑。

我見她顧盼有情的樣兒，忽然把昨夜對於胡先生的宏論的信仰消滅殆盡了。我又兩次三番地道謝了她，才各自分別。

朝陽還未東昇；但是玫瑰色的曙光已侵過了山峯，鍍金了高原。無人採擷的粗大的野花，嵌着五色璀璨的露珠，有一種可憐而可敬的美。清涼的晨風掀起我的衣裾，把七里香的芬芳送到我的面前。回望瀑布谷的絕崖，正披着頤長濃厚的影子。

麗 瑪

瑪麗

我最親愛的瑪麗，

我會經多回想給你寫信，然而我不曾有這番勇氣。今天是陰曆的年終，或許也是我可憐的生命最後的一日，我不能不寫信給你祝一個美滿的新年，同時又作爲我倆永別的紀念。或者我這一封信不能達到你的面前；但惟願上帝見憐我的悲哀，打發他的 Cab-^{er} 天神爲我的信使！瑪麗，若是你知道我的慘況，我從前對待你種種薄倖，你都要寬恕了，你會要替我慟哭！

你試想在繁華的上海的閘北荒棄的一隅，一個廁所似的陋巷中一間四面通風的

過街樓，齷齪凹凸的樓板上拖着的兩條黑而臭的破被，已給鄰婦洗衣的濁水，從土牆的裂洞濺進來打溼幾大團了；一位頹喪的少年蹲在地下，把一雙枯手伸到一張歪斜的竹凳上，對着右鄰的皮匠敬神的搖曳的燭光，用鉛筆蘸着眼淚在給你寫信啊！今夜我的左右鄰居，和我同住的一位平常死屍一般倒在地下吸鴉片煙的襤褸的老者，他們都出去燒香去了。這荒墓似的破樓之中，只剩下我一個恨人對着滿夜的岑寂。我好像是從墳墓中遙遙地和你對談。啲！瑪麗，我倆從前假傍談心的時候，如今相隔天淵了啊……你不要詫異我的字迹劣拙如蚯蚓一樣：我的手冷得成冰了哩！悲號的雪風從窗縫裏和土牆的破洞中灌進來，吹得我渾身打戰。我那溫熱的竹爐只能烤着溼了的被蓋……我又渴又冷啊！我今天自早至晚，口中不曾黏一粒飯。我到上海跑了一天，未能夠尋出一個錢，未遇着一位相識；他們都逛遊戲場，或是進餐館去了！

我剛才走虹廟經過，只見香煙如縷，圍繞着輝煌的電光，流水般的汽車塞滿了街頭，

雲裳花容的婦女們拂過我身邊，Violette 的芬芳溫柔的接觸……可憐的淪落者……
躲不開的煩惱！接不住的嫉妒……

我避到跑馬廳側邊去，向在黑暗的空中立立欲動的鬼物哭訴我的悲哀……忽然
一股雞肉的香味吹入了我的鼻孔，繼着有燒牛肉的香，炒蛋……白蘭地……我打着呵
欠，伸着懶腰，頹然倒在地下，只呆呆地望着對面熱汽氤氳的一品香菜館……那些可憐
的闊人又在搵拳啊！又在碰杯啊……噯！何苦來！何苦來……我忍不住痛苦，纔亡命地奔
回我的荒墳，在路上險些兒被汽車軋死……

這陋巷裏也有許多爆竹聲呢……上海的爆竹聲雖然不比得四川令人驚恐的槍
聲，但是我情願處身在四川激烈的戰場中間：那里受苦的人多着哩，至於此地我一個
人潦倒在琉璃世界之中，這也太難堪了……

去年今夜，我正在家鄉。我的朋友們在縣署裏給我餞行，我和知事坐在上位，一個美

好年輕的戲子給我斟酒；我面紅耳熱，多麼高興呵！忽然勤務兵遞給我一封信；我認識是你的娟秀柔弱的字迹，忙推故離席，一個人偷到知事文案上去拆看。你信上說我不辭而別的緣故雖不會告訴你，你自己也猜着了幾分……你說童姑有點氣忿我……你說你依舊愛我……你祝我將來娶一個比你美麗千倍的婦人……起初我還流了一腔熱淚，但是不久我的乘長風破萬里浪的野心就勝過了我的感情……我總怪童姑因為她賭氣，我纔把法文專門學校的教職辭了的。幾位政界的朋友見我十八歲就任了專門學校的教授，都稱讚我少年英俊，都鼓勵我到法國去學機械，他們供給我的學費，又許我回國來當兵工廠的廠長……你知道我那時是極好名譽的……我想振興全川的工業，我還想在我倆從前攜手同遊的公園壩中，給我建立一座偉大的銅像……我將來的婦人，總不少一個督軍省長的女兒……瑪麗呀，於是我就把你忘記了……況且你並不是貪我的富貴，你只是可憐我……

第二天他們在戲園裏請我點戲；第三天他們和我照像……

兵陪我坐一葉扁舟，流下重慶。

在重慶也有朋友接風；我和一位濶朋友同住在一個大旅館中間，我天天到某軍部裏去叉麻雀；來往的都是顯貴。然而這種生活不久就使我怪厭煩了……

瑪麗，你知道我有一個春哥，他自從母親死後，便搬到重慶來行儒醫。他住在下半城的一個平民窟中，比我現在住的破屋好不得多少。他那里有些瞎子、癩子、跛子、呻喚不斷的襤褸的窮人，好像是下流社會穢滓匯集的淵渚。我雖然見了要發嘔，但只爲愛我的哥，我天天還是微服去看他。我要微服走去，免得認識我的濶人瞧見，又免得春哥處的貧民驚詫。我在街上看見高轎或肥馬，都要轉身躲避。自然和血統聯合了的人們社會的階級卻把他們隔開了！我天天如此趑趄地由上半城跑到下半城，非常吃苦；漸漸我查覺了我的路上有一條萬丈的深坑：那邊是軍人、政客、學閥、奸商……一天到晚吃大菜、擁妓女、吸

鴉片、販鴉片、賭博、欺詐、苛索，或是派護兵到僻街上去搶劫，無惡不作的他們是英雄、偉人，幸福的、高尚的社會；這邊是飄零無靠的寡婦孤人，常與飢寒爲友，以牢獄爲家，與蛆鼠同朽的無辜的犧牲，不敢違法，謹守天主十誡的好人們，這些是卑賤的下等的社會……瑪麗呀！你試想我發見了這個深坑以後的日子……我是好人的後裔，爲甚麼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跳過坑那邊去爲惡人的走狗？我這爲這無知的虛榮的蒙蔽，竟把愛我的你拋棄了，糊塗的我啊！……從此與我往來的闊人，我都輕視了。我把我交際應酬的功夫都消滅了。我清晨早起，枉自對鏡學習着啓唇展眉，把頰兒做出兩個笑渦，顯出一番和靄的神色，一見了他們，不覺得，我的臉色早黯了，眉兒早皺了，嘴唇早閉得清樅嚴縫……我每天只避到僻靜的地方，回憶我倆從前同享的幸福，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於是他們也和我疎遠了。

揚子江泛漲春水的時候，只有我同住的朋友和我的春哥把我送上輪船。他們倆因

爲階級懸殊，只是面面相覷；我卻甯想到你，也是傷心不語。我們三人靜默地相對了不知幾久；後來他們走了，船開以後，我還呆呆地坐在船頭。風長，雨細，浪的喧聲都助我的淒涼……我只想對舟子喝道：快把船頭，擲回上流，沂上成都，去見我的愛友……

黃昏時分，船到了巫峽。斜陽掛在禿壁一般嶒嶸矗立的巫山頂上，船頭翻開紅浪，漸漸插入山影。山眉間的棧道小得和山石參差的曲線相紊……左峯巔上吐出一彎新月，還沒有光輝……我願變成那高峯上迅過的燕子飛回你身邊……呀！瑪麗！除了你以外，世間是多少空虛啊！我悔不該背了你，追逐這虛譽的浪影……甚麼是名譽？豈不是惡人的同情嗎？……我親愛的瑪麗，或者你到現在還不知道我不辭而別的緣故。你記得我倆在草堂寺最後一次見面的光景麼？我坐在一個僻靜處的欄杆上，你憑在我身邊，輕言細語地籌算我倆的將來……你叫我不要多慮……一天自有一天的痛苦……夕陽照着檐下籐上的月月紅，映着你那花緞的夾衫，淺黑的短毛氈，圓小的頸項，尖尖的下巴，高高

的鼻子，長豎的睫毛……你忽然停了說話，叫我不要看那癩癩……我問到你的往事，你卻仍是低頭不語……我倆攜手回去的時候，地下已隱約速寫着新月的影子……分手以後，我進了城，就遇着你的位同鄉，黑娃。我拉他上茶樓去盪茶。我問起童姑，他竟說她是個天精——天精……——究竟啊，童姑的乾澀的面容，慳吝的習慣，不會使人家滿意……但是我自己卻經驗得在她這冷靜外表之中，藏着一個慈愛的心。她曾借了些愛情小說與我看……有幾回，她把我扶坐在她牀上，溫柔地對我說過：「雪江，你要愛我啊。我把瑪麗……」……她豈不是曾效法耶穌，親過我的腳背……——但是那可憐的黑娃還勞叨不休。童姑的容貌雖然老皺了，但詳察她的曲線，可猜出她的青春是美麗的，細觀她那緊閉着富於表現力的嘴唇，可想見她在生命的路上遇了的是刺多花少……我又請了黑娃盪酒。他醉了，我把他扶到我的牀上睡下。他半醒半眠還繼續在吶吶地和我對談……他說……童姑青年時代是很美貌的，又是很冷靜的；她把熱烈地崇拜她的少

年們都諉婉拒絕了。她抱獨身主義到三十餘歲，被情慾戰敗，

怕惹出是非，便各自逃走了，只留下一個女兒……他說童姑就是你的母親……我耐不過了，把他打了一掌。殊不知那個賤類打也打不醒了，仍繼續說下去。他說你小的時候也愛了一個鄉下兒童……——太不堪了！我急踉蹌逃出，踏着月影，跑上城牆；險些兒跳下城去……——那城濠中的一彎新月恰似又在巫峽的江心跳盪，引出萬條金蛇。巫山的奇形的曲線恰像 Raphael 畫中的 Satan（魔鬼）伸開了，他們的勁健的赤膊，似要攞着我，拋下江去……瑪麗，倘使我當時順了這種暗示，跳下江去，倒也乾淨！誰知，懦弱的少年，流盡了淚泉中所有的眼淚，竟致昏沈地睡了，直睡到第二天下午船到了宜昌，纔惺忪地甦醒轉來……

我不給你贅述。我在宜昌換了三等艙，我的牀在最高一層，下面睡着兩三個平民在吸鴉片，說些我不懂得的方言……我怕見得江面，沿途的風景一點也不會玩覽，只死屍

般騎在鐵架上，直到有一天下午舟子嘈道：黃浦……上海到了……我在綿雨淒風中望見江邊隱約聳立的建築物的黑影，猶恍惚是在巫峽。

我初見的上海在綿雨淒風之中好像是野獸的崖窟。野獸的崖窟的上海呀！我當時就應該迴避你啊！——黃浦岸上幾部汽車，電車如虎狼般兇猛，猿猴般哀鳴，驅逐着在泥漿中蠕動的無數的苦力車夫……我住在惠中旅館，我也到戲園、遊戲場等處玩了幾天。起初還覺得有興；漸漸看慣了，就怪討厭了。呀！我夢想中的物質文明卻不過是粉白的墓墳，在牠的炫華璀璨的外表之中埋藏着多少嚇人的罪惡；平民的血淚和閹人的煩悶！引人嫉妒的奢侈的洋貨店遮盡了大自然的美……我悶到極點時，就在法租界一條偏僻的街上租了一間三層樓上的亭子間，關了門，不分晝夜，昏沈沈地睡了一個多月；直睡得腰肢脹痛，旅費也用盡了，纔問出路徑，一個人穿着褶縐不堪的西裝，走到法國公園裏去，坐在池邊一株柳樹底下，避開了喇叭的吼聲和人的誼譁，暫覺得減了些煩悶。從此我天

天帶一兩個麪包，一早就到那裏面去，呆坐到半夜……

我的鄰居的皮匠燒香回來了。瑪麗呀！他們這些窮鬼都是很快活的。甚麼使我這樣煩惱呢？爲貴族崙有品的學問不該被我這平民攪得！義務教育和我自己的用功都害了我啊！我恨這些出風頭的校長，我們把他們崇爲神聖，究竟他們有甚麼功績，不過多造了些游民的青年罷了！設使我把這十幾年讀書的功夫用來作惡，如今也不致如此頹喪啊！……我的旅費用完了，正在進退狼狽的時候，有一位文先生請我到平民女學校去教法文。這些好奇的穿紅着綠的女子不像是平民，我還不甚願意受聘；過幾天，她們倒嫌我的聲望不够；我的衣食於是無着，我又非常悵惘……文先生卻是很慈悲的，他把我看爲他的被保護者，叫我到他家中去。他知道 Plato, Cicero, 及四川的風景，我母親的家譜……都比我更清楚。他把他的創作和翻譯的小說都指給我看。他說因爲他曾到美國留學，又是某學會的會員，他寫的每千字要值十元……我想這種不通的創作和自哄哄人的

翻譯，我一天可以寫好幾萬字；倘若我努力一個月，就可以回成都，我倆一生的衣食住都够了……我回去譯了一段小說，滿懷希望走去送到他手上，他吸燃了香煙，卻順便把我的稿子燒了……有一天他正在給我吟他的新詩，忽然進來了一位闊人。文先生很謙恭地接了他的手杖，轉身向我介紹道：這是你的同鄉，王君，X軍長的代表，你認識麼？……

——我認識麼？……那年放寒假，我回家去祭墳在D城被匪徒拉去的時候，在城外槍林彈雨之中，微白的曙光照着，點綁票的名數的蒼茫的王大爺……我認識麼？他那蒼茫的容顏如今蓋上了一層最討厭的官場的假面具了！……我的頭昏了……我當時告辭出去，從此怕見得人。Quoties inter homines fui, toties minor homo redii!（我每次走人羣中回來，總覺得我的人格愈降低了！）

我又關門沉睡；腰睡痛了，又到法國公園，呆坐在池邊，看那皓月朗星，等到天明……我生恨上海，我更不願到巴黎，我只想脫離這萬惡的世界……倘若我要學醫，我將要發

明一種猛性的毒藥，擲到海水中，毒盡一切衆生……倒不如仍學機械，造一顆絕大的炸彈，把地球一下炸毀……只存着你啊，瑪麗，世上只有你是純潔的……但在未死以前，我應回來看你，我應回四川來，倒拜在你脚下，求你饒恕我……現在我卻要歸，也歸不得，誰賜給我的旅費……

漸漸秋滿了公園，碧綠的草坪鋪上了金毯；我的黑西裝也變成了污黃色。彫葉逐悲號的秋風飄盪；我的枯瘦的影兒也在秋水裏戰慄。紅魚兒一對對游泳到我影邊，吹碎着日光，在笑我的孤獨。

呀！孤獨！母親已死……隔絕了愛人，茫茫世界，誰是我的知己？瑪麗，你會祝我將來娶一個比你好千倍的婦人……噫！縱然使我有作了作惡的勇敢，成就了偉人，也不過可以配得一個只是容貌如你的，而不愛我，只愛我的金錢勢力的女子；倘若我忠守我的志願，至死當一個平民，定沒有一個女傭肯顧盼我的……恍惚是我倆在T園初遇的時候。你的

乳母常把你引到那荷花池畔游玩。我因為怕上街去見了陌生人，臉要發紅，每星期或放假日，做完了功課，便獨自挾一本古代文學史到丁園的見山亭上，坐着石凳，朗聲朗誦。有一天你的乳母走了，你爬上假山來擷花，突然遇着了。我衣服樸素的，見了你，很慚愧。你卻笑臉相迎，你說你常常聽見我的名字，你肯和我坐在一塊兒，品評了一陣古文。你稱讚我很有文學的天才。漸漸你問到我的歷史，我便詳細對你述了一遍。我自三歲死了父親，自八歲出外讀書，隔絕了十年母親的愛……那年暑假回家，滿街的景物大變；我正在問燕子的舊巢，尋我的故居，忽然，在一間小藥鋪面前，一位 *mater dolorosa*（痛苦的聖母）的活像，吸住了我的眼光。我被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吸到她身邊，問他可認識 K 老先生娘麼，她停了針線，取下濶邊眼鏡，眼角邊現出兩條淚痕：「你問她！你是誰……呀！我的兒……」我們倆抱頭痛哭……梁上的燕子也在呢呢喃喃地嗟呀……母親流盡了眼淚，纔歛着給我背了一遍凶耗：自反正以後，家務敗了，大哥也死了，二哥也死了，甚麼都死

母親！……噯！往事不堪回首了！……幸福逐了東流去，永不復返了！……——自從法國公園的巡捕見我的西裝破碎，不准我進去那一天，我就不辨路徑，只尋流水邊彳亍，追逐着永沈了的幸福。Stoiciens 派哲學家枉自博論痛苦是虛假，他們卻不敢承認在 Phalaris 的銅牛腹內有幸福存在。何況我的痛苦遠勝過 *intra Phalaridis thaurum*?……幾何派的哲學家枉然對我說：你認識真理，即有幸福。我如今認識了萬惡的社會把我倆隔絕，認識了殘暴的流彈殺了我的母親，比「二直線只相交於一點」比 *cogito ergo sum*（我的思想，所以有我存在）的定理還真了又真，然而我的幸福在那里？……耶教枉自對我說：你在世間受苦，你死後在天堂上享福。我卻只見下地獄的盡是受苦的平民。這熱鬧的黃浦也淹沒了多少自殺的平民呢！……我身不自主，走近了黃浦江邊……但是謹防啊！地獄！……

怒號的北風送來了冬寒：黃浦江邊也不容我遨遊了。我的斗室裏面也不容我長眠

了：行李都當盡了，欠了幾月的房租和飯費時時來催命……有一天房主人恐嚇我要拉到巡捕房裏去，我不敢回屋，只遍街亂走。白雲垂至房頂，馬路上的雪風捲起黃塵。我避到春暖的先施商場裏面去，假裝買東西。圍狐氈、穿紅緞大衣的婦女們的眼光，瑪麗呀，好像都聚集在我的身上。我埋頭走過去了，還覺得她們的詭異的眼光在我的背上燃燒……捱到六七點鐘，我受不過這種奇刑，就率性跑出來，不辨方向，好像是赤裸裸地在風浪雪花中飄盪。行人稀了，雪色滿了街頭。我走一間小茶館門口經過，看見許多平民戰慄慄地堆集在裏面，準備在那裡度夜。我猶豫了幾次，想推門進去，但終於沒有這番勇氣……剛纔熙熙攘攘的上海此時都沈睡在寂靜中了；只聽見北風悲鳴，雪點颯颯，和蹣跚的我踏破積雪的乾碎的響聲。我走到一洞橋上，忽然一股大風刺透了我的骨髓，攪昏了我的腦筋，我歪到欄杆邊，不見水流，只見雪花在水面嗒喋。忽聽得一聲「下去」，我陡覺腰軀身輕，頓時失了知覺……——第二天下午，我睜開眼睛，就看見我躺在如今這一間破屋

的嵬嵬的樓板上，對面睡着一個懶懶待斃的吸鴉片的老叟。他說我昨夜跌在垃圾橋下的水中，被巡捕救起來，今天早晨，有一位相識把我送到這里來，給我租了一牀被蓋，又留下四角洋錢……他的話還未說完，他就入催眠狀態了……我纔覺得我的頭似火炙般發燒，我的聲音嘶了，我的四肢無力彈動，只呆呆地望着在塵垢中發亮的四角銀洋……我記得在T園中讀書，受了濕氣。學生都回去了，你私自走到學堂裏來，看見我昏倒在花園門邊，你把我扶到椅子上，你回去許久——我料你不來了——你卻用餅兒包了一指Quinine，又煮了一碗撈糟給我送來……有一次你來敲門我，卻無力起來給你打開……呀！瑪麗，我悔我那時對你太拘束了……如今倘若你來在這間我病臥的破屋中……

天要亮了。慘白的曙光爬進了土牆的破洞，寒氣侵到了我的額邊……我恍惚還是被匪拉去，在鰲口沓崎嶇的山寨上，綁着手躺在一個破廟中的頹廢的古佛殿前，被曉風吹得戰慄。幾十個受苦的同伴都坐靠着壁頭昏沈地睡了。一個赤脚的襤褸的少年匪徒，

擊着一枝槍，也昏昏地守着門口。殿外的灰白的曙光還把一線希望射進我的愁懷……如今啊，日光比黑暗更使人愁！……我在山寨上只過了幾天，就有春哥把我救出來，有你寫信來安慰我，你勸我：*Spe gaudentes, in tribu atione patientes*（抱希望的樂觀，在難中忍耐……）我回成都，你在東門外接我。我因為受了辛苦，纔知道了愛情的滋味，纔改了我從前的拘束。我倆走到童姑，你的母親的園中去。我生怕你的母親在家，因為她素來是專制的。你說你自有主意……你把我拉到柳蔭底下。你摸遍了我一身，你問我受了傷麼……你見我感激得不能成聲，你只說：*Haud ignora mali, miseris succur-*
tere disco.（並非不識患難的我，用心扶助患難的人）你抱着我的頸項，你倒在我的肩兒上流淚。風細，花香，月影兒正濃……你緊緊地摟着我，你的溫熱的頰兒貼着我的頰……天地萬物都融化了在我倆的接吻……

噫！我的竹爐倒了，我的破被燒了一個洞，臭煙滿了破屋，蕭條的北風吹不開愁去，卻

吹散了我的希望……月下，花中，最甜蜜的一吻……最甜蜜的一吻……呀，我好冷啊！
我好餓啊……還有這無法可度的初一的今天……悽涼的今天是我這可憐的生命的
末日……瑪麗，你現在多管是手枕着頭孤眠；或許你的夢魂也飛到了我身邊……瑪麗，
你不要眷戀着薄倖的苦命的我……我去之後……鷄鳴了……我的手麻了，我的頭昏
了！……Adieu……美滿的新年……瑪麗，瑪麗……

娜 嬭

孀娜

L'âme de Christophe était comme l'alonette. Elle savait qu'elle retomberait tout à l'heure, et bien des fois encore. Mais elle savait aussi qu'infaiblement elle remonterait dans le feu, chantant son tîtrei, qui parle à ceux qui sont en bas de la lumière des cieux.

— R. R.

克利同多大底靈魂似乎百靈鳥。她雖然自知不久必要墮落，而且墮落不止一次；然而她也知道她必能不畏勞苦地重升光明之域，唱着她的高歌，俯向天光以下的衆生而述說。

——羅受——羅尉

淒涼的離別！一年蓄積的印象怎能一時消滅？自今晨以來，清涼曠濶的湖光似乎潑盡了上海的煩悶；輕艇來往如織，載着濃妝淡抹的婦女無數，我也不欲盼顧，好像偶臨湖山，卽可以明心見性哩。今夜宿在一個頹廢的空莊裏，對着碧熒熒的孤燈，冷清清的岑寂，卻又禁不住舊恨新愁，淒涼情緒一陣陣湧上心頭。可憐的飄萍，將止於何處？我雖然不十分的相信命運，卻也覺得今日遊白雲庵得來的籤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真奇巧而堪嘆！孤苦長成的我，一年以來和你們同居，幾乎享受了家庭式的同情，這是我應當感激你們的。但恨我和你們之間，還有深溝隔着，以至於別離。恍惚是臨別時，我還看見你那如涕如憎的眼睛，還聽着你那似罵非罵的聲音：「你早不說你要去哩……我明天把你的東西都退還你罷，免得說我哄了你……恨只恨我們人窮；窮雖是窮，我們幾姊妹都是有志氣的……我們把你待得不好，不要記恨呀……」不！你們並未哄我，我也不會哄你們。只怕有些難免的誤會若是你們眼明心細或許也覺察了我是安於清貧

的，並且我不以銀幣底重量來秤我的朋友。反而貧困和柔弱底相憐成就了我們交情的媒介。我相信你們是正直而多情的。對不着你們的優待；希望你們不要後悔。你們於我果真是欲留欲去，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然而依我的主觀，卻不能不去。我若是不去，久而久之，恐妨你們的大事。我若是不去，久而久之，或許失掉我的自由精神，將成物質的奴隸，情障的罪人。況且……你還記得麼？有一晚間，你的頭痛發作了，你裹着紅呢毯，歪在牀上，一隻足還在毯外，我替你蓋好了足，坐在牀邊，不知你是真眠假寐；你那料到我當時心內的戰爭！可憐的是你的身材底嬌小，容貌底清秀，氣息的微弱！我摸着你的額額發燒，我再移近貪看你那淡細的眉毛，看你那雖閉而有神的眼睛底兩條朦朧的黑線，疑是如來發願時！看到你那宜笑宜怒，似動非動的唇兒……噫！萬福的男子，若是……——你微微睜開眼睛，突然瞪了我一眼，轉過臉去，又忍不住微笑了笑……聖經云：「冒險者終必罹險而死。」豈不可畏，豈不可畏……如今，離險境已遠，我敢明明告訴你：自從我第一次見了你

們以後，便減了理性和意志以至於今日……今日，我的行文還是顛倒無序的哩……

且等我凝神片刻，再慢慢地從頭寫起。時間還早哩。金色的月輪纔自孤山湧出，西冷畔孤塔底倒影長得可怕；湖中波紋忽晦忽明，變幻不已；葛仙、棲霞若有若無。我在這裡，不知是實際，是夢中。究竟，人生不過是一夢；而今，你我她們，只成了一篇小說……

不能忘的是我們第一次的際遇：最初的印象大半是深刻的。先是我發奮工作，只想尋一間清靜幽僻的、小小的房子，似乎孤僧避人跡以入定。不知甚麼命運卻把我引到了你們的門前。我敲着那塵垢連年的慘淡的門兒，心中好生忐忑，如臨荒山古寺一般。一位青年女子給我開了半扇門，她那白嫩的臉兒和她一身腌臢不堪的衣服恰成一個詭異的反比例。

——你們有……有房子出租麼？

——是，有呀！她站着不動，腴腆地答應。

——佩蘭，你引他上樓去看罷，客堂裏一位正在梳妝的女子好奇地聽着我說道。

她的容貌齊整，頰兒豐滿，頭髮黑而長，但是臉上方纔塗了幾團粗糙的鉛粉，看不出
一點態度底美。……舊式的鏡子，臃腫的妝奩，夾雜在塵積的香爐蠟臺之間。小小的客堂
堆滿了器具……佩蘭女士在前面引路。她背後依稀短髮垂下一個小小的髻兒，簪着一
根紅箸。上了一條黯黑悶沉的樓梯，穿進一間寬大的空房；陪嫁式的器具零亂置着；四壁
整潔，漆得精緻。但是空無字畫，只懸着寂寥。中間一架大銅床，空曠曠的。只有幾條小被，蓋
着一位日高猶在酣睡的短髮蓬鬆的中年女人……新寡……病婦？你微微睜開惺忪的
眼睛，許久，你纔懶懶地抬起半身來，揉了揉你那細膩的眉目，清瘦的龐兒，好似晚秋退色
的海棠；你恍惚瞧着我，吐出膩媚的聲音，問對了一陣。我只記得你問了我有什麼職業。流
浪成性的我，只答道是……讀書的。我只諾諾連聲，忘記了租費太大，將為物質文明束縛

我的自由……夜晚，我搬進來的時候，那兩位女郎和一位襤褸的老嫗都在仔細定睛觀伺我的行動。我那極簡單的行李，梯邊，窄小的夾樓中，一位老人把一盞悽慘的燭燈急忙吹息了。你出來，坐在亭子間門口，問我爲什麼等夜晚纔搬來呀；你也把我的態度和我東西打量了一番……我獨在屋中還捲着的被蓋上，起頭思索我的新居。停主人底景况。後面煙燈明亮，小小的、整潔的亭子間應是主婦和那嘈刮的小孩子，和那不可見的、流落的丈夫底隱逸之所。樓下棺材般的夾樓，什物狼籍，應是主婦底雙親底鴛鴦之巢。夾樓下黑屋都是那幼年兄弟底寢室，但是那兩位妙齡女郎又那有餘地棲身呢……人底身軀真是靈魂底障礙……茫茫世界，充滿了不平……於是我一個人佔了全屋三分之一有餘，奪了一家的精粹，逐去老人弱女無處安身立命呀……我很想登時把房子退還你們，或者……我既搬來了一架床，不如把大的讓給那兩位可憐的女郎。但是，這好比託爾斯太底志願，終於沒有勇氣實行。外邊風雨悽悽，圍着滿屋不幸的長夢惶惶的旅客……

：老嫗和佩蘭女士都早起從容耐煩地操作娘姨的職務。那黑髮女郎蜷在齷齪褊窄的廚房裏，愁容可掬，好似 *Sia Magdalena penitens* 悔罪的馬達肋納聖女。好久都不見女主人。午前我高聲讀詩的時候，你還懶睡未起。晚間，我自公園回來的時候，你卻出去了。想必你們也要詫異：『好一個行踪奇怪的小流浪者！……』——一個晚間，我在霞飛路尋一位朋友，忽然愛美的本性使我轉頭，瞥見黃包車上有幾位麗人翩翩而過。第一位時髦絕倫，風流多緻……你好像瞧見了我，卻假裝不見，但也顯乎很高興，因為我遇見了你的風頭。繼後是黑髮女郎，端莊傲岸，似乎一位女學士，卻悵惘地陵着你的繁華，因為她的裝束比較次些。最末是佩蘭女士，常是謙卑，不引人注意的。——我怪上海多少女人，儉飲食住以修裝飾，只圖在許多不認識的人前張揚她們不自然的美。你們既無軍閥的勢力，又無不平的資本，卻為何甘心自加物質文明底壓迫？至於我，最幸福的，是我自由遐想，脫離物質的拘束，放浪於形骸之外底時候。但可嘆人性底懦弱，進益難，退化易！我也漸漸

受了環境底影響。後來邀了一位暫時留滬的朋友，闊綽的老政客來同住。他的賓朋來往絡繹，不是名流，即是貴冑。於是，去矣，我的自由罷了，我的工作！但是在你們家庭底意見中，我的偶像卻漸漸鍍金了；因為我們雖然形式還隔閡，我們互相的觀察卻常常接觸。我們都等着接近底機會。繳租那一天我進了亭子間。熱烈的歡迎。你和你的母親都在那里。我纔問訊知道你們是三姊妹，和你們的名字：第一嬈娜是你，第二晚霞是那黑髮女郎，第三是佩蘭。說話時，佩蘭女士也打打扮扮地進來了。忍耐、謙恭而幽靜的她好像是草中的紫羅蘭，雖不奪目，却也有她的香味。名兒恰當！佩蘭！晚霞！嬈娜！你們兩姊妹攜着手兒也坐在床邊。「千般嬈娜，萬般旖旎，是垂柳在晚風前」真把你形容得盡緻。我急忙問了你們一番，便追尋到從前在你們更大的房子裏，有一位老秀才教你們三姊妹讀書，給你們取名字底時候……那時杜先生也住在你們家裏，他是你們的死了的哥哥，獨能撐住家務的聰明的哥哥底同學……，久而久之，（你的母親說，）她見他老實，纔把你給了他。這可羨

慕的杜先生，我早料他是一位從前勢盛，新近中落的宦遊者，不知他纔是一個輪船上的舵手，十日九在外，和我一樣地飄流。我久想見一見這有緣的杜先生——有一晚間，我正在房間裏獨自悶坐，忽然悄悄地進來了一位黃腫大臉、魁偉的老癯客，着一身學生服。看他那無拘束的樣子，知他是房主人了。他大睜開一雙很小的眼睛，張着濶口，放出很細的聲音，問我有多大歲數，結了婚，訂了婚沒有……他說小說家的生活名譽尚好，然而多半是清貧的……他忽然聳了聳肩，搖了搖頭，不用起承轉合，便嘆道：『人生太無意思：娶女人，養小孩子，爲穿吃忙……』我靜等着他詳論他的儻的經驗。畢竟，他就如是住了口，靜坐了一會，便出去了。嬌小玲瓏的你怎愛了一個笨重無趣的他，這是不可解的。有一次，他筵會朋友，請了我去。他們好像都是半開化的土人。以後我便沒有興趣和他們閒談，雖然你很怪我。但是，以性質而論，他也有過人之處：不管閒事，不發雷霆。你們母女對於那沒有學識、不能謀生的小兄弟，叱咤責罵的尖聲，往往透過樓壁，卻是從未聽見杜先生的一

言半語。——也怪不得那養而不教的少年。只因社會制度底不良，他沒有受優等教育的機會。或且，父母晚年所生，愛情已衰，以至結菓不熟……也叫唯物派的上海人知道愛情底具體的利益！多少老弱夫婦，竟成了路人！女稱男爲老頭子；男於女不屑稱呼。窮老的父母幾乎沒有愛自家子女底權利，成了他們的贅疣。何用家庭？業障而已！你們那苦命的，若有若無的，常常埋怨，在生命之側生活的母親，對於能幹有望的你們的說話，一開口只是你們的回音；對於無能的勁兒只知吵罵。你和佩蘭妹底像貌微微似她；至於性情，一個得了她的柔圓，一個得了她的懦弱。——最妙的是你們的老父。魁偉強壯的他，平日在家慢跬細步，鄭重地來往，默默不言傲岸的眼睛不屑左右盼顧，仍你們責他笑他動也不動，在符咒滿門的屋中，每夜恆常跪在他牀頭的十字架前，好像有一字不移的目的，恰似狂風暴雨中的 Hercules。晚霞底神形正是他的反照。

晚霞！自從我初來幾天觀察了她，便覺得在她的冷靜莊肅的外表之內蘊着未能發

育的天才。我比擬她爲一塊璞玉。有一天，我聽見你和母親說她不務正事，只塗抹那不值錢的圖畫，我要求你把她的作品給我看，你破憎爲喜，把她自畫的肖像取出來給我；她坐在牀邊，欲奪去又不敢，要聲明，又不成句讀；我把人面畫貌比較了一番；她在對鏡自照；你的眼光卻只注於我的臉上。她好像是一座雕刻的藝術品；日本式的模範的美，雖然年紀稍大，顏色卻還鮮明，兩頰稍肥，眼睛微小，身體強健而均勻，只缺乏表現力。我稱人貌畫工都是妙品。

——又沒人教她哩，你說。

——沒有人教她！我驚嘆了一聲，忽又沉悶了，可憐的晚霞！若是她能得受優等教育底機會，豈不可以發揚藝術，安慰衆生，以至於不朽！她不是生來享受物質文明的。她宜受苦，而造就靈魂底偉大。但可惜她不能勝過環境底壓迫！——有時，她淡抹脂粉，對鏡自憐；有時，她蓬頭垢面，蜷在屋角，堆着一身絕望。我很想安慰她，透進她的痛苦。但又覺得不方

便，因為她太鄭重沈默，況且有些驕傲，好像是不屑受人底憐惜。並且，也不便於對她發對女性的愛：她好像是不可以為男子玩弄的；她幾乎是一個男子。偶爾，她到我房間來奏鋼琴，或鬪象棋底時候（她的棋術絕精），我的朋友們莫敢凝視她。你初次告訴我說她在某影片公司當演員時，應覺得我很詫異。那一天，你在我房間裏織絨線衣，她在我的案上畫圖。我說你們三姊妹怎麼都生得恁地美貌。你微微一笑，感激的眼光對着我，開口欲言，忽又中停了：因為我只望着你。晚霞雖美，然而她的媚媚溫柔的態度卻不及你的百分之一。雕刻式的美怎宜於活動的影片？有一天，我見她很愁悶，我問她，知道某公司失敗了。我又賀她，又憐她。可賀的是她脫離了流氓的社會，藝術的害馬。可嘆的是富於忍讓性的女界怎能自立於互相殘食的羣獸中？我勸她勤學藝術，將來成就了大藝術家，不但可以自謀生活，並且……她斜凭着床角可憐地說：

——恐怕未到這個境地以先，早死了哩！

——*Vita brevis, ars longa* 生命短而藝術長。我信口背了一句熟讀的成語，你們都不懂得，我要想再尋幾句能實際安慰她的話，卻只尋着寂靜。床前的小孩子大睜開一雙詫異的小的眼睛，定視着我們。

——你也怕死麼，大姐？

——我不要死呀；我還等着我的小瑞寶長大成人，我將來還要享福哩。你歪在床上懶懶地說。可憐的姊妹們！幸福是在內的；你們枉然在外追尋，至今何所有？半世奔波的你只苦了你自己和你的人們。那兩位弱妹無謂地受了你的折磨多少！多少回她埋頭悶氣地替你縫新衣，替你摺紙銀，以哄你們的祖先？我見她們太可憐，也幫她們摺了幾次，雖然我全不相信這些異端。她們誠實地道謝了我。我便享了幸福。『我享了幸福』這句話是從來不會由你們口裏說出來的。我問她信不信這紙一經火燒，便可以成金銀；她們答道：不知道。再問她們覺得煩悶不；都說做多了，自然有些煩悶呀。若是你們相信而爲此，你們

的苦楚便要大減。若是你們爲愛人，愛藝術、真理、主義而爲此，則不但無煩悶反覺得樂趣。姊妹們，這是我告訴你們求幸福的祕訣。你們不解此理，卻只等着一位救主；恐只怕這救主來了，求得你們的肉身，反失了你們的靈魂……

燈光搖曳。恐怕這些大冗長的事情寫不完了。風底指頭叩着玻窗；湖中月輪破碎，抖顫不已，驚動柳影，長蛇似的奔來。好生害怕呀！傳說這屋裏死了幾位姨奶奶哩……

——你死了以後，姐姐，你的靈魂再來和我閒磕牙罷。

——我死了，那個背時的纔碰着你……

我還恍惚覺得坐在床邊，和你同讀聊齋誌異，還替你講解了不知那一段，還覺得你的輕細的氣息，拂過我的腮際……如今容貌聲音，相親相敬的姐姐弟弟都水流雲散了，只留得苦惱的回憶！此時，你應是抱着疼愛的小孩子睡了……惟願上帝使我忘記了情障的你們，和我我從前的許多空話。

還記得無謂的姐姐弟弟底稱呼始於那一夜。我們自影戲院歸來。我說：馬路上行人都在掉頭看晚霞……

我今天來不及換衣服呀，纔自城內買東西慌慌張張地跑進租界……

——我今晨，聽見有戰事，好生替你擔憂哩。

——你坐累了，倒下來躺一陣罷……二阿妹他們都說好看，應該配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

——……你聽炮聲隆隆，失散了多少可憐的家庭……你努努嘴兒，說你要戒烟，說吸烟的人使人家看不起，小孩子偶然翻出了一張紙，你遞給我，卻是你們夫婦的證婚書。你說十年前纔有這種好人，肯收留一個沒賠盡的女子，如今很難得……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玄談底興緻，便長論了一番愛情與金錢。沒有不顧利害，沒有希圖的，純粹的愛情。譬如 Pelicanus（海鳥名）捨自己的血肉來養兒女……你說我的愛很深奧。我說除

死了的母親以外沒有真能愛我的人。你詳細地問了一番我的身世，你也替我嘆惜我的孤寂，便認我爲你的兄弟。我第一次喊了你一聲：姐姐。城內炮聲又連響了幾次，好似在慶祝我倆交情底進步……從此以後，我們的情分便勝似姊弟的了。從來嬌懶慣了的你也替我剪了指甲，燙了頭髮……有一夜，你見我給某女士寫的一個信封，你要搶去看，把我的袖綻扯裂了；我請你替我縫一縫；你說這些是娘姨做的事；我說姐姐做的好些；你勝不過我的囉唆，終替我做了，但說道：

——爲什麼你來租房子那一天，一句話都說不來哩？先知你是這麼狡猾，早把你逐出去了……你這麼會說，怎麼見了杜先生就啞了呢？

——我不喜歡和男子說話。

——你未搬來以前又……你的女朋友多着哩。

——多着哩，我信口答道，雖我一個都沒有。

——爲什麼不在她們裏尋一個知己呀？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二阿妹，你見了她，也沒話說呢……

——她太鄭重了，我說話放浪不羈，怕得罪她，若說到正經事，便又玄之又玄，你們不懂得了。

——你是賣寶玉呀。

石頭記引起了我描寫人物性情的興趣，便忘記了我的環境，遂把你的身調比黛玉，性情比王熙鳳，把晚霞的身調比寶釵，性情卻比着史湘雲。你說：

——我老了，只比得史太君……從前我看了幾次紅樓夢如今都記不得了……一個女人書讀多了，也不好；只要性情好，就好了。自小衆人都說我的性情好。我從來不得罪人。人家對我不好，我不當面說出來，但是我心頭總記着的……

——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沒有？

——沒有，沒有……：只有一點。

——那一點？

——你剛纔比我們是黛玉、寶釵，就是這點。

——我真是大意了。

——這也不要緊，不提了。只怕人家聽見，要說閒話呀；雖然我們倆個的年紀相差很遠，但總要避一避嫌疑纔好。你該早些睡去；看你這般瘦了。我們到是不中用的了。你的前程遠大，該早起來，多辦些事哩。子生弟弟，要聽我的話，纔是我的好弟弟……

我出了房門，看見你撐起來，說一聲「明朝再會」。幸福的晚夕！有一無再的極樂的時候！以後的親密雖然相續，卻過了極限的高峯。我感動得不能就寢，夜深人靜，還獨自到月臺上去，踱了一會。鄰居俄人奏着 *Schumann* 底哀調，破清寂而上。月色慘白，照臨多少

不幸的同類！從前幾許淒涼，怎敵得而今一點熱情！不覺在我那縫補好的衣袖上，淌了幾顆感激的眼淚。第二天，我和同居的朋友論到純粹的愛，把朋友的情，以爲是有希圖的，都貶薄了。他好像因此有些不滿意；因爲過後不久，他就走了。——可憐的子生，你的烏托邦的夢早醒得了！第三天，我正在你房間裏和你閒磕牙，你下樓去，許久不上來。卻是晚霞底一位男朋友來了。你對他的笑容眼光同對我的一樣。他去了後，我對你說替晚霞做媒。你放出尖聲，大鬧了一陣，後來賭氣，走出去了。當初，我還仗着忿恨底餘氣，絕交也罷。等到夜深，你還未歸來，我漸覺得我太過分了，極想對你解釋明白。你回來了，我又遲疑了許久。這我追到你的房間，你已睡了。我靜坐了一會，不知說什麼的好；並且，坐定了，又不知怎麼纔好辭別出去。久而久之，晚霞走進來，說我有神經病，這早晚還坐在別個女人家房裏……我一時慌亂，不能答復，滿腹牢騷，悶悶地回到我的房間，上了床，只聽見我的朋友鳴不平的嘶聲滔滔不息。可憐的晚霞，她並不是訶責，必定別有她的心意；但是她的舉動言語，都

是正方形的，有些良人。你的一切卻盡是圓圈形的，不可捉摸，然而最可怕的還是圓圈形！……從此以後，我賭氣不與你們見面；但是你那知道不善於養性的我，天天午後，仍不耐寂寞，忐忑地等你回來，待你回來了，我又忿忿地躲避你。我既失了心內的平衡，不能不去尋外物的消遣：往往去看戲，到夜深纔回屋。有一次，中了夜寒，竟臥床不起，不旦的長夜，寒聲淒惻，鐘聲的答，雖有女友，咫尺天涯，而今臥病孤寂，向誰告訴清晨，遠遠地，哨聲破曉而上，房頂上的麻雀聲，孩兒的啼哭聲，街上的汽車聲，洗馬桶的洒洒聲……各種聲音相混……醒來時，日影初斜，四圍無人，沈靜，只看見陽光中輕舞的飛塵。沉悶！沉悶！更那堪飄零……恍惚有一位白衣天使遠遠地招我同升，忽然變成一隻白鶴，銜了我一根頭髮飛去……若非我在做夢，那定是嬈娜姐俯在我的床前，摸我的額額。你輕輕地把我喚醒，勸我吸一口鴉片烟；我感激得只凝視着你，說不出一句話，吸了兩口烟，陡覺得病退了一大半……不能忘的是隔烟燈的容貌，溫柔的語聲夾着脆香的吸烟聲！有幾次，你尋不出話說

了，還讀小說給我聽；我的神經恍惚，不甚注意牠底內容，卻只愛那讀書的嬌聲。有一次，我把卓文君新劇遞給你讀，我並沒有分外的意思，不過是喜歡這個作品底巧妙。你讀完了，說大新式的我，和不新不舊的你們不能爲朋友，雖我認不是，你也把書燒了。從此，我們又冷淡了許久……新年初一的早晨，我給你拜年，又進了你的房間。外邊，火炮聲不絕，雪花紛紛敲着玻璃窗。你歪在床上，對着酣睡的小孩子，志忑深思。我問你在思念新年節也不歸來的杜先生嗎。你嘆道，若是你的女兒不死，如今也有六歲了。對於這個從未提起的女兒，你在孤寂中，纔脫了繁華底桎梏，動了真誠的愛！你說她生病時，杜先生不信醫藥，叫你到某廟去，向老爺許愿，耗費得少些，你卻又許愿，又請醫生，因而用了許多錢。我微微一笑，問你未出閣以前奉的什麼教。你說是天主教。於是我的想像便虛構一段小說。教育的專制……第一個羨慕者底貧寒，杜先生的引誘，家庭的偏向……你說你從前在家裏，哥哥不能容；他說你這麼大了，還不嫁出去，要養老女子嗎。後來，杜先生來了，他們纔看得起你。因

爲他愛詩，便也請了某秀才教你做詩……說話時，你把你們新婚的像片取出來交給我
看……中年的你尙存着如許丰韻，回憶青春韶華，情絃初張……窗前的眉語，詩盞底傳
讀，月下的情話……阿彌陀佛……又憐他謀生勞碌，朝吳暮楚，帶去如許溫柔，盡付東流！
……外邊，火炮聲，右鄰姨奶奶燒香回來的喇叭聲，透雪鱗而入……我突然說道：世上不
平的事多着哩……若是我有手槍，我要放死許多人。

——你若是在這里把杜先生打死了，我們捉着你交巡捕，你也要抵命哩，你恐慌地
說。

可見女人們最易受駭。

——我假裝瘋魔，（我雖然意不在此，卻信口答道）不過判我無期徒刑；我在監裏，不
愁穿吃，捧手念佛，死而無恨。

——你既有決心學佛，爲什麼還到這里來找我們女人家閒磕牙呢？

至此，我的種種哲理都失敗了。我要尋一句話答覆，許久，只尋着寂靜。你得意地瞅着戰敗的我，我搭趣說姐姐是我所見的女人之中最靈敏的一個……但是你也有缺點：眉毛太淡……

——若是我的眉毛同你的一樣黑，我早去吊死了。你說了，把舌頭伸了一伸；因為你們在新年中忌諱說死。我好笑你的驕傲和狂妄。自殺的人多着哩；但如眉毛太黑而自殺，這是一個小說家想像不出的。許多變醜了的老嫗還活着哩……其實，你的閱歷，你的心計早已老了，雖則你的態度還是青年的。——你的生日前一天，你微服出去買東西，我也因事出去了；你在衙內和我捉迷藏，哈哈大笑活潑潑地，真像一個小孩子。但是在這些微事中，都有你的心計。第二天，我認識了你的尊貴的女朋友，時髦的女人，小孩子底繼母，和你的貧寒的親眷，鄉下的男女，還有一位穿草鞋的老者。夜晚，他們去後你對我誇講你的女友底闊綽，好像是你的光榮。你又批評你的親眷窮陋無禮，好像幾天沒吃飯，爭着和她

們同席，得罪了你的體面的朋友。我卻喜歡這種混合法：除銀幣底多寡以外，他們有什麼可以不平等的？穿草鞋的脚比醜的靈魂誰為高尙？可憐的姊妹們，你們捨親眷底愛，節省飲食，犧牲自由，以效法而詔事疑是幸福的她們，設使你們身臨其境，卻仍不免覺得這種生活的空虛。須知人生底意義，不只在乘汽車，趕時髦的裝飾……你又說你的母親，妹妹雖然繁累，卻也省得請人……我不知你說這個話底目的，但奇怪上海人底會計學……清晨，纔起來時，我自己詫異怎麼和這樣一個女人深交了許久。我想以後見她時，必要表現我的輕視。但是，剛纔看到在客堂裏對鏡梳妝的你的背影，我又忘了一切，甚且走近你身邊的椅子上坐着了。晚霞站在你背後，替你梳頭。兩個新樣的頭兒在一個很小的鏡子裏鬪嬋娟。你們打算去照像，你說你要裝男子。我迎和你的說話，說你最好是裝祝英臺。你憎了我一眼，故意大聲說：『我們都是正經人呀！』我知道你說這話底緣因：前夜晚，我疲倦睡了，你還在我的桌子上，趕着把刺繡做完，晚霞到門邊來窺看了幾次……這是應

當原諒你的。但是這句話太重了。我一時急燥，把梳子賭氣丟了。萬不料你登時破了臉，鬧得那麼厲害……『那是黃楊木的，不便宜呀！』……迷這純粹感情的我，怎經得這個打擊？我磅礴地開閉了門，忿忿地出去了。天氣清明，沿路梧桐，花柳園亭，都安然如故，似乎不覺得我的不幸，更加我的惱怒。我渾無力地，倒在池邊的椅子上，禁不住流了一陣眼淚。沒有人理我。許久，我忘記了是什麼事，却還覺得眸子間蒙着一層淚幕，卻見初來的燕子欣然地飛來復去。可羨慕的他們的自由！毫無拘束，以天下爲家，喜則留，不喜則去，要避煩悶，應學牠們，我漸漸安慰了些，慢步回來；到了門前，又逡巡不進，門上連年的塵垢又引起了。我幾分不快。裏邊，你和晚霞閒談，隱約可辨：『……也不希奇……家裏又沒人……只自己謀生活……某某有個有勢力的發財的父親，比他好得多哩……』以下的，我不聽見了。我用力敲開了門，跑上梯兒，頽然倒在床上。也沒有眼淚，也沒有思想。都沒有都空了。茫茫世界，沒有我的空間。似乎不存在的我放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忽然翻身起來，跪在悔罪

的馬達肋納聖女像前；我好像是在祈禱，但是沒有一點思想。跪了許久，平靜了些，一起來，便起頭收拾行李。往那里去呢？不管。總是去的好。我等你到夜深。聽見你上樓的步聲，我趕忙來對你說：

——我給你十天的房錢。我明天要走了。

——隨便你罷。

你硬聲答應了，就下去了。移時，你又上來懶懶地坐在屋角，埋着頭，恍惚眼眶含濕，輕言細語地說：

——你這樣久都住了，爲什麼不住下去呢？我們又不曾得罪你……況且這個月的房租，我還無法付出。前天，你說要去取錢（我只唯唯應聲，又忘了前因）……你明天去取錢去罷，是不是……？

你舉起亮晶晶的眼光睇着我，微微破涕一笑。於是，我的意志又墮落了……

寶 寶

寶寶

——寶寶，你長大了做什麼事呢？

母親倦臥在小木床上，拉着孩兒底手，問道。

——開電車呀！孩兒答應時，舞手頓足，作開電車底樣子。

必是那重大的機體影響於小孩子底腦筋最深，他覺得站在電車頭的那人，把偌大個東西頤指氣使，他的魔力好生偉大呀。

——吓！若是你將來會這麼不爭氣，我情願早死了。你說：「我長大了，要開銀行。」我就愛你了。那末，我給你娶一個頂漂亮頂時髦的女人……女人拿來做啥？

——拿來生兒子，先是孩兒學熟了這一句，因信口應道。

——乖乖兒子！

她抬起半身，把他舉起來，放在膝上，接了幾個很響的吻。又繼續說：

——你將來發了財，把錢都交到我手裏，一文也不要給你的女人。我叫你打你的女人，你就打她；她叫你打我，你卻不要打我，是不是？

——我把她弄死喊！

——噫！不要弄死她；娶女人要用錢哩。打也不要太重了。

——我叫她替你煮飯，我替你盛飯，好嗎？

——乖乖兒子，我的心肝……把口水吐了，免得弄濕我的臉呀……

孩兒鬧得憊倦了，漸漸眼皮兒重騰騰地垂下來。母親掙扎起來，理好了被蓋，打發孩兒睡了，自己輕輕地歪在他身邊，見他笑迷迷的睡容，她微笑了笑。忽又悲傷起來。寶寶聰

明雖是聰明，但是自己沒有儲蓄，供養他也很困難，那能叫他讀書識字……十支燭的淡紅的電光，而今，只照着一個小小的亭子間內滿室底零亂和淒涼！她爬起來無意識地翻了翻舊皮箱：大半都空了，配奩首飾大半都當賣了。又順便，無頭緒地，重閱了些從前的各種信札、日記。呻吟移時，順手，懶懶地，把椅子上一堆腌臢衣服擡在牀下。牀頭一張全家合照的影片；如今各人都分散了……

外邊火車底哨聲破空而入，恍惚是猛獸底咆哮。她自然地轉身，憑在窗邊，卻不注視一物。不知爲什麼緣故，她覺得「他」不能回來了。自他不辭而去，至今幾十天，杳無音信……他行李什物都沒有，況且他的家庭早破了，他一個人走到那里去呢？其實，近年來，他們夫婦底感情齟齬已甚，兩個泛常吵鬧不休；他鬧不過她，只是長嘆；不移時，便要降節伏氣地來和她搭起。或者，這一次不過是暫時賭氣，過幾天，忍不着孤寂，仍要回來的。她對着鏡子掠了掠頭髮：如今她已不是年輕的、姣好的了！紅顏黑髮都摧殘了！她所知道的愛慕

真不是暫時的；禮教，誓願都不中用，恨從前不早打主意！才貌出衆底她底福氣反不及她的平庸的妹妹，和許多相識的女子！她想從前，她的母親和妹妹來依傍她底時候，她待她們怎樣嚴厲！如今她的輪次到了；向誰訴她的苦楚？還料不定那輕薄的妹夫能不能靠到老呢……前途茫茫，總是次多花少。她好似在沙漠中旅行，前面望着漸近漸滅的幸福底倒影，背後拖着蟬聯不斷的成空的希望的長鍊……

那時，火車已過，餘烟嬈嬈，縈繞着梧桐底枯枝。天色早黑了。剛纔飛了一陣細雨，又停住了。天邊雲表又微微亮開了些。溝界那邊，遠遠地，鐘樓底燈光，和上邊聳立的十字架隱約可辨。晚禱底鐘聲嘹亮地波傳過來。這忽隱忽現的聲音，在初霽的濕氣的空間，懶懶地一顛一跛地飄游着，播散着一種愁悶着、淒涼的安慰。往時未嘗不聽見這種聲音，但是從來不如今天。今天，牠帶來幾許回憶和感慨！

她記得她纔四五歲底時候，她的母親常常把她抱到那教堂裏去。有一次神父講到

地獄底奇刑，做出極可怕的状态，駭得她放聲大哭。衆人都叱咤她，要攙她出去。母親忙把她抱回去了。她流盡了淚泉中所有的眼淚，便睡着了，還恍惚覺得媽媽拉着她的手，唧唧噥噥地安慰她。那時，她好生愛她的媽媽，覺得除她以外，世間盡是讎仇。於是她在孩兒時代，因為地獄底恐怖，生怕進教堂……

後來她長大了些，又在那教堂裏讀書；各種試驗都列優等，男學生中許多羨慕她的。有一次她自學堂回家，背後跟着六七個男學生，駭得她心頭怦怦地跳，急忙跑回家去，以避危險。這種危險，她漸漸也習慣了，反覺得有些趣味。有一夜晚，她對母親說：「那姓傅的學生，不知有甚麼緣故，天天把她送到門口，他讀書也勤快……」母親卻怒道：「那傅阿三家裏供得起一個女人麼？下次再來，怕不打斷他的腳幹……」於是她起始恨那些教會學生了。但是她的年紀已大了；她父親底木匠生涯漸漸背時了，家務一天似一天地窘急了。一家人嗟哩咕嚕，常常說她不中用。她做錯了一點小事，他們就要打罵不休。她時而

想嫁一位開銀行的，時而想嫁一位官僚底少爺，纔爭得過這一口氣。但是許多西裝少年都不甚注意她，因為她的衣服樸素……

畢竟有一天，她哥哥引來了一位著西服的同学：白的下裝，黑的上裝，紅的領帶，很整潔，很精緻的。雖然顏色黃黑，像貌卻也整齊不惡；身體魁偉，很有毅氣。一家人都巴結他。他卻訥訥寡言——間或說一兩句外省話，他們都不甚懂得，卻東拉西扯地和他搭趣——只一陣陣偷眼看她，顯乎誠摯地愛她。先是她那天著了一身時髦的新衣服；她好生高興；他去了已後，哥哥稱讚他不絕口，說他怎樣發財；說他的父母是雲南底大糧戶；說他是兩弟兄，他是老大；他家裏原有一位尖尖小足的女人，他估着他的父親把她休了；說他喜歡運動，又喜歡結交朋友，每月只是朋友用他的錢，也要超過他們父親一年的收入呢……

當夜，他搬了許多行李來，就住在他們家裏，給她的父母送來了些食物，又給她買了些頂時髦的裝飾品。她忍不住登時換了新的裝飾，塗了新的脂粉，對鏡自照，陡然現出了

她素來埋沒的美，覺得她的眼睛明亮，而且媚，團團的粉紅的臉兒，小小的鼻子底曲線均勻，而且光澤。初點，硃紅的細薄的嘴兒……忍不住微微一笑，她覺得這一笑很是動人，足以供給她一世的享用……標緻的女人是**不必工作的**。如今，她中用麼？笨拙的一家人誰比得她？她猛然記起那傅家裏學生底膽大妄想，覺得是她的莫大恥辱，禁不住勃然大怒；想要找他起訴，因無辭可措，纔忿忿地脫衣睡了……從此以後，一家人看待他都特別好了；不但她一個人底衣服與衆不同，就是菜肴也特別給她留着頂好的……「他們」兩個常常在影戲院、大戲場出入……從此辭別了桎梏的教會，無益的書籍；和貧苦的同輩，家庭的同情，漸漸分離了……

有一晚夕，「他」久不回來。一家人都睡了。她一個人在堂屋裏等着「他」。她生怕他在妓女家裏逗留，久而久之，必要變心……況且，他的家庭許多沒有答覆他，恐怕橫生阻礙……外邊風雨飄搖，窗門有一下沒一下地響動。她心中忐忑，漸漸昏迷了。忽然驚醒，

覺得有一個人抱着她，駭得她要叫喚起來。仔細一看，却是「他」歡天喜地纔冒雨回來，在她胸次插了一個很精緻的同心結。他好像有多少話要說，卻又閉了口，便是兩個底嘴唇緊緊地接着甜蜜的、永久的一吻，在其間，人物一切都融化了。這是她平生最幸福的、最長而最短的時間……

在一品香結婚那一天，雖然熱鬧、體面，雖然到了渴慕的目的，却還遠不如這一剎那間底滋味。先是他們倆對於幸福的希望超過了事實，他們的神經過於緊張了，摒當一切，又過於奔波了，到了那盼望的一夜，卻都昏昏沉沉地睡熟了；醒來時，反覺得一種不能自己的失望……

度蜜月是在外國租界，繁華區內，頂來的一所獨院的新房子裏；屋內一切都擺設得很整潔、很闊綽；凡動用傢具、書案、衣櫥、穿衣鏡、沙發、銅牀，都是歐美最新的式樣……有兩個姑娘住在樓下。他們倆住在樓上，通夜照着粉紅的電光，笑靨相對，忘記了世間一切……

……間或，皓月當空的晚夕，他們倆登曬臺，並坐在沙發上，或仰望晦明變幻的行雲，或靜默地俯視着他們倆相抱的倒影。有時他們憑欄俯瞰：月光皎潔，或映着壯麗的洋房，或透入茅頂的破戶。她記得這個情景，猶如昨日。屋後有一條深溝，平日雖然含垢納污，到夜裏，漾着浴月的水光，外表卻也可觀。溝這邊，電燈輝煌，琴音歌聲不絕。那邊清靜得如秋墳一般，只有一二犬吠聲震破淒涼的空氣，破屋中依稀可辨幾點淡黃的燈光，照着貧婦的縫紉；泥途上幾個腌臢的工人和黃狗一齊睡着；還有一二警察隱隱約約地在那里逡巡。那邊，遠遠地，十字架，鐘亭側，恍惚可辨她的父母底小木場，如今已漸漸零落了。素來自私自利的她，此時也忽然動了暫時的惻隱之心。其實，許多人底不幸纔烘托得出她的幸福。可惜這幸福的時間永不再來了！女人家只好信命運。果若有命運，必定是一個磋磨人類的，可怕的妖物；如今又來欺侮她了！如今住在這窄小、腌臢、惡臭的亭子間裏……還要靠妹妹底接濟……以後只有更苦的了……

回想從前，慮到將來，覺得心緒不寧，勉強又睡下去；但只是睡不熟。思想也有牠的動靜力；牠不能驟止，遂循着原來的軌道，更加速率，繼續前進。於是她想到她的苦命底起源。「他」得到兄弟寄來的訃聞那一天，他們倆抱頭慟哭了一場：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親密——西南的戰禍……雲南的匪亂……他的父親被殺，莊宅被毀……幸而他在學堂裏還得了些工業知識，不得已，在一家外國工廠裏謀了一個小工頭底位置：薪俸既不甚厚，泛常又鬧罷工風潮，儉省衣食，還不够用，那能顧到她的裝飾和「體面」？他從前的朋友都不見了……更那堪他的恬淡的脾氣忽然變為暴躁了；忽然又愛盪酒，每夜回來，總是酩酊大醉！他往往無端憤氣，不知恨誰！她逼問他，叫他不要做出那個樣兒；若見不得她，儘可以攢她到別處去……他却總不應聲，只是埋頭長嘆……倒不如早去了的好。但因生了寶寶，還能夠安慰她，纔留到現在……更不幸，父兄死後，她的母親和妹妹都搬到她家裏來，依靠她。至此，房子一大半不能不租出去，圖多得一點進款；配器、器具，一件件不在了。

她們又不愛整理，弄得一屋胡塗；寶寶底寄父母，和她的闊綽的男女朋友來看見，很失面子。她天天和她們吵鬧：母親老了，常常打破東西，妹妹大了，許久放不出去……苦到後來，誰料她倒嫁了一個又發財、又體面的少年，進出都是汽車……至於她自己的男人漸漸更落拓了，黃黑的顏色漸漸更黑了，脾氣漸漸更躁了；泛常引來些形迹可疑、衣服襤褸的黨夥，磨拳拍掌地辯論不休。寶寶底寄父母，和她的闊綽的朋友來，看見這種情形，先先後後地，漸漸絕跡了。妹夫和妹妹因此也看不起她了。他却不顧家務，不管她的好歹，只是悶悶不樂。問他，終不肯應聲，只是埋頭長歎。家中人，他所注意的，只有一個寶寶。他常常把他抱在髀膝上。許久許久，默默地對着他，眼淚盈盈，欲滴下來，終忍住了，把孩子兒放在一邊，自己大踏步踱來踱去。她記得他臨「去」那一夜，還把寶寶抱着，靜看了許久，後來竟至無端地抱頭慟哭；孩兒受了傳染，也和他一般，拚命地哭，她不知甚麼緣故，也不必追問——他始終不答覆的——她自己已忍不住淌了一陣眼淚。她下樓去已後，還聽見他對孩兒

嗚嗚嗚，叮嚀了一會。半夜，她回家時，他從此不見了！早先，誰料他有這種神經病……要去，又不早去……若是她從前不必性急，學她的妹妹，或許不至於老來貧苦！若是她……

孩兒忽然從夢中醒了，高聲要「八寶飯」。她撐起來，往窗外探看：黑暗重重，瀰漫天地，雨下得更大了。木檐子上一盞慘淡的青油燈，隨風明滅。那可憐的走販，一雙赤足都撲在水中，上面布傘也在漏雨了，他仍苦苦地在那里叫喚……孩兒吃飽了，笑迷迷地，要撲她的奶奶。她拉他過來，接了幾個吻，說道：「乖乖兒子，心心肝你的娘窮苦了一世！你……你，你將來發了財，不要忘記我呀！」她自己聽着自己的話，也感動得淌了幾滴眼淚；見孩兒扁起嘴巴，要哭又哭不出底樣子，又忍不住笑，心中覺得有些安慰，又慢慢地打發他睡了，自己關了窗子，睡在他身邊，忽又悲從中來，不可遏止。寶寶如今端心端意地愛她，將來長大了，娶了女人，又去端愛他的女人，待他的女人老醜了，便又移他的愛到兒女身上……世間只有父母對於兒女的愛是長久的……她深悔她從前虐待了她的母親……又

悔她從前只圖了她的男人底供奉，並不曾愛他！……思前想後，空添悵惘！移時，她恍惚看見她的男人發瘋了，提一支手鎗，逢人便打……又恍惚見他鮮血淋漓，渾身糜爛，倒在馬路中間，無數軍人，和外國的汽車，機械由他身上踏壓過去……她大叫一聲，驚醒起來，只見滿屋蕭條，血色的電光還悽愴地明着；外邊，風雨怒號，打着玻璃窗，砰砰響動，好似萬頃波濤，摧着一葉弱舟，橫過重重疊疊的礁石，永久不息。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Mary" and Other Stories
 By Y. Y. Ki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再版



文學會研究會
 著作權不翻印

文學研究會叢書 瑪麗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敬隱漁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蕪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文學研究會叢書

雪朝

書爲朱自清，周作人，戴平伯，徐玉諾，郭紹虞，葉紹鈞，劉延陵，鄭振鐸八人的詩集。這詩集足以表現各著者的個性與不同的風格，及時代的精神與共同的趨向。 一冊定價五角

阿那托爾

譯者郭紹虞，作者顯尼志勞。這劇共分七幕，每幕可以獨立，內容是敘阿那托爾與七個女子的愛情的變幻，如在一個單絃上撥彈出許多好音樂，真可令人嘆觀止。 一冊定價四角

新俄國遊記

瞿秋白君往莫斯科考察新俄羅斯之新氣象。凡途中經過之見聞思想。均隨筆記述。足以見新俄之實際 一冊三角五分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原著劇本，瞿世英譯。這一國王見白髮而懼，詩人爲作一劇。指示人生之意義。哲理至深，而譯筆極能明達，足樂青年的鬱悶病。 一冊定價三角

意門湖

書爲德國斯托爾姆之短篇名著，唐性天譯。是敘述孩兒的情愛之作，描寫情景，栩栩如生，蓋所表演者都爲著者自己之經驗，所描寫者又是故鄉之風景，能使無數人與著者同情同感，得一深深的印象。 一冊二角五分

小人物的懺悔

此書爲俄國安特立夫在歐洲大戰時所著。安氏於日俄戰爭時曾著紅一書，爲非戰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書亦爲描寫戰爭慘狀之作。而純以個人感觸，烘托出大戰之殘酷。讀此書時戰者亦當爲之黯然。 一冊定價五角

飛鳥集

鄭振鐸譯 近來新文壇上小詩十分發達。他們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太戈爾此集的影響。此集包含小詩三百二十六首。卷首並有太戈爾傳。 一冊定價三角

商務印書館

發行

